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馬哥字羅遊記

(一)

張星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馬哥字羅遊記

(一)

張星煥譯

漢譯世界名著

# 新本馬哥孛羅遊記漢譯序

余起始翻譯玉爾氏之英文本馬哥孛羅遊記，迄今已二十餘年。已出版者僅導言一冊，本書一冊。此外尚有譯稿約十萬字未付印。玉爾原書仍餘一半尚未譯出。如欲譯出尙約需時一年餘。而他事羈身，至今未能着手。實有負於好讀是書者。約十年前，意大利人拜內戴拖在米蘭市圖書館發現新本馬哥孛羅遊記。予歐洲學界一大興奮。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拜內戴拖之意大利文新本馬哥孛羅遊記譯成英文。余購得一本。嘗與玉爾氏本詳細比對。其中互有損益。大抵新本較之舊本增益者爲多。而舊本中所有，新本中所無者，亦爲不少。又有同一段事而記載不同者亦數見之。孰爲正確，無從判斷。余正考慮以後翻譯如何將兩種本合併爲一。而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來函，請余將新本譯出，謂與舊本可並行不悖。余思其言，亦良以爲然。新本固較舊本爲優，而損益情形如彼，互異者又如此。當然可以並行不悖。較之合併爲一，省事省時矣。故余應其請，在百忙之中，費時一

年半有餘，始將全書殺青。今譯與舊譯大不同者，一爲舊譯用文言，新譯用白話。二爲舊譯原文後附有長篇累牘之注釋，詳列各家考據學說，而新譯僅爲原文，在各地名後略爲注釋今地而已。義大利人阿爾多利治在本書導言末尾，有一函給英國人戴尼森羅斯指示吾輩翻譯方法。謂「照兩種文字不同的距離所能允許者，愈直譯愈妙。照這法子，他的才力可以讓他表現出來，他的堅定可見的努力，來表白他的意思，也不致於被隱蒙了。從許多方面看起來，不論文字上，和心理上，他的意思皆是有趣的。」吾國人讀馬哥孛羅遊記者未開卷前，心中必以爲馬哥孛羅亦如中國文人，好弄文墨，偶爾遠遊，卽思留記載以傳後世者。此種觀念，完全錯誤。中世紀歐洲人心理，與現代人迥然不同。可參觀拙譯玉爾氏馬哥孛羅遊記導言第二〇〇面。馬哥孛羅遊記乃其在基奴亞獄中無聊時，口授與同獄者羅斯梯謝奴。而羅氏當時據耳所聞，卽時筆錄之文字也。口授者既非出口成章之文豪，而筆錄者亦無暇潤色其文字，故其書乃真白話文之記錄也。以白話譯白話，最符直譯之旨。書中文字重複繁冗，讀者生厭。若爲刪修文字，則是改著，並非翻譯矣。賴麥錫之義大利文本馬哥孛羅遊記，曾經修飾潤色。修飾者名姓不可知，而其期甚早。故用修飾潤色之文字譯之可也。此次譯文中，僅地名

下略爲注釋今地。西曆年代下附以中國年代，以便查考，皆原本中所無者。馬哥孛羅遊記之書在歐美各種文字中，皆有多種刊本。英文中最有名者，即亨利玉爾本，此所謂學士工作。(Scholarly works) 注釋中陳列各家學說，往往一注能有數千字，或萬餘字，專爲學士研究學問而作。訂價昂貴。非一般民衆購買力所能備，而亦非一般民衆所必須知者。此外如 Everyman's Library 中所含之賴忒 (T. Wright) 刊本，在美國出版之 Travellers Library 中所含之孔路甫 (M. Komroff) 刊本，皆所謂民衆讀本 (Popular works) 原文以外，無多注釋。訂價僅二三先令，民衆容易購得，知識容易傳播。今此譯本之原書，在 The Broadway Travellers 叢書中，訂價英金十一先令。價雖不若前二種之廉賤，而較之玉爾本則廉多矣。原書無注釋，書後索引中，取玉爾氏本考訂之結果錄之。余今此譯本之短注，即倣此。皆取材於玉爾。唯亦有數注，取自亡友法國人沙海昂刊印之法文本馬哥孛羅遊記。例如 Calashan 玉爾本以爲即阿拉善，余則取沙海昂之賀蘭山。Nankin 玉爾本以爲即安慶，余則取沙海昂之南京爲更準確。然非今之南京，乃金朝之南京，今之開封府也。余先治玉爾氏本二十餘年，因其太多，至今尚未譯完。此民衆用之譯本，後作而先成功。玉爾書

或以爲可以不作，然爲學術起見，甚願天假吾時，將來仍能繼續工作，使漢文中能見全豹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張星烺序於北平。

## 導言

尼哥羅李羅的兒子馬哥李羅，是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宋理宗寶祐二年時候，誕生在威尼斯市。在這年後不久，尼哥羅李羅和他的弟瑪竇出門旅行，到東方去做買賣，這事最後引起他們經過不花刺，到契丹國大可汗忽必烈的朝廷，忽必烈非常喜歡這兩位威尼斯人，委派他們帶着信到教皇這邊，請求法座派遣一百名受過教育的教士，去使他的人民改奉基督教。

一千二百六十九年

元世祖至元六年

四月，兄弟二人回到阿扣港時候，得悉沒有教皇了，因為克來孟

四世前一年已經死了。（一二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教皇尚未舉出，到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元八年年中時候，各紅衣主教仍未決定選擇新教皇。李羅氏兄弟二人再出發向契丹國帶着十七歲大的馬哥跟着他們，他們走向不十分遠，就得到消息，新教皇到底舉出來了。（一二七一年九月一日）新教皇格利哥雷十世對忽必烈請求教士一百名事，未能應允。僅派多民峨會會員二人。這兩

位會員走得祇一極短段路程，即警心喪膽掉回來了。

孛羅氏第一目的地是忽里模子，由那裏他們想由海路前進。到了波斯灣後，他們變改他們的計劃，改由陸路出發到中國去。經過起兒漫、呼羅珊、巴里黑、巴達哈傷、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羅布腦兒，末後約在一千二百七十五年<sup>至元十年</sup>五月時候到必忽烈汗面前。汗這時候正在開平府又名上都（柯里立樞 Coleridge 稱作桑納都 Xanadu）他的避暑宮裏。

當孛羅氏長期居住中國時候，馬哥曾被用充當許多職使，（或者沒有一職像我們所想的那樣高貴）幾次被派到遠方奉使。一次被派到雲南和緬國，又一次被派到中國東方諸省。

忽必烈極其信任孛羅氏。羈留汗廷十七年之久，隱然如俘囚一般。到末了祇是碰巧來了一個機會，大可汗允許他們離開他的朝廷，約在一千二百八十九年<sup>至元十六年</sup>時候。波斯地方長官伊兒汗阿魯渾大王派遣使者來到大可汗的朝廷，報告他的愛妻博爾加拿已死，並求大可汗在他的族中另外物色一個女子送到波斯國去，他們選擇一位相宜的新婦。這婦年方十七歲，名叫科克清，人既選好，問題就是如何把他平安的送到波斯國去。這是一件選擇凶惡的事情。海路遙遠，中國船拙笨



異常，自有多少危險。而陸路亦因在往波斯道途上，各省有騷動情況，亦呈不少可慮的危險。

最後他們選擇海路，大使請求三位威尼斯人作侶伴，他們的海上閱歷或者可以減少路程上的危險。忽必烈雖不願離開孛羅氏三人，但他把科克清公主的安全放在他自己的個人感情的上面。所以他允許讓他們去。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至元二年初，這個小艦隊，包有十四隻船，水手之外，又載運旅客六百人，皆從刺桐港出發。

全程到忽里模子共需時二年有餘。所經路途，皆已很確定。其間經過占婆、爪哇、松都兒及崑崙、新加坡海峽、麻六甲海峽、呢古巴、拉羣島、錫蘭島、八羅李、木俱蘭諸國而抵波斯灣之忽里模子港。這事是很明白的，假如馬哥孛羅曾經到過印度西海岸，那一定是他以前某次奉使時候到的，並不是這次特別奉使往波斯經過的。

等他們到忽里模子時候，他們的人數，淒慘的大為減少。據馬哥孛羅所說，全程艱苦，人都死了。祇有十八個人尚生存。這數目不免過於誇張，他告訴我們阿魯渾大王已經死了。其實在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年，他們未離中國以前，他已經死了。科克清公主交給凱嘉圖汗，這位凱嘉圖汗是接

他哥哥位的人，科克清到最後嫁給阿魯渾的兒子合贊汗。合贊是在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元成宗元貞元年即波期國伊兒汗位的啊。

孛羅氏三人在凱嘉圖汗朝廷中，勾留九個月，再啓程回家，經過脫萊必松德君士旦丁堡及尼格羅棒脫，最後於一千二百九十五年間抵威尼斯市，計離家里已二十五年矣。

賴麥錫記孛羅氏三人抵家，見家房已被親戚佔住。他們以爲孛羅氏三人早已死了，不承認他們。他們的相貌大經改變，據說他們『在舉止和言語上有一種不可形容的韃靼人的風味。』

到達威尼斯市後沒有多少月，就來消息，說基奴亞水師統領浪巴多利亞帶戰艦七十艘，佔領苟坐拉島。威尼斯送出遠征隊去打他們。據賴麥錫說，馬哥孛羅在遠征隊中統帶一隻戰艦，九月間兩軍打了一仗，威尼斯艦隊被擊敗。馬哥孛羅當時極其奮勇以救頹勢。但被打傷，捉去做俘虜了。他被送到基奴亞，據賴麥錫告訴我們說，他的少有的才學和他的奇偉的旅行，使他的名聲遠播。全城人聚來看他和他說話，不拿他當俘虜看待，但待他如好朋友，和一位極榮譽的紳士一個樣子，他對屢屢的講說他的冒險事情，生了倦意。因此有人勸他把這些事情寫出了，爲要溫理以前記事，他寫

信到威尼斯給他的父親，求把他自東方帶歸的日記送給他。他口授的敘說，由皮撒市文人羅斯梯謝洛寫成文言。羅氏亦是馬哥同獄中俘擄。到如今似已確實證明沒有一種寫本傳給我們的，可以稱爲原來的記述，但有數種的原文比較別的起來和已散失的原本，更肖似些。

幾於所有我們知道的寫本，和最初刊印的版本，皆可分列在兩種系統的裏面。第一種那些和巴黎地學會刊本原文（Paris Geographic text）肖似的各版遊記。第二種那些和賴麥錫（Ramusio）編輯的義大利文譯本（Italian Version）肖似的各版本，這義大利文譯本是在賴麥錫死後兩年，一千五百五十九年<sup>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sup>刊印的啊。第一種系統包函幾於所有已經知道的各種修改本、翻譯本、和刊印本，其中最要者爲法國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法文寫本第一一一六號，但他們皆是出自一種原本，由許多缺漏和錯誤看起來，我們知道這種原本已和最初的本子隔離太遠了。

第二種系統有賴麥錫本，某數種威尼斯市寫本，和拜內戴拖教授（Prof. Benedetto）新近在米蘭市安白洛裏圖書館（Ambrosian Library）所發現之拉丁文寫本。這本現今稱號曰：

『Z寫本』(Codex Z.)

取藏此書者蔡樂達之首一字母

這種寫本是一千七百九十五年

清乾隆六十年

時從紅衣主

教蔡樂達 (Cardinal Zelada) 所有的十四世紀或十五世紀的一種寫本抄下來的。很明白的這

是從一種法文義大利文譯本淵源而出的。比第一種統系諸本，好得不知那裏去了。但他不完全。因為原文約有三分之一是武斷的刪節，其餘的三分之二是誠實的轉錄法國圖書館法文寫本第一一一六號。在這些地方兩種寫本完全吻合。其中有不少二百段皆為第一種系統諸寫本中所無者，這二百餘段中有五分之三見之賴麥錫本。賴氏編書時，似有此「Z寫本」之「兄弟」本在身畔。但Z寫本確不是賴麥錫所說吉西 (Ghisli) 氏家藏之奇異古代拉丁文寫本。賴氏說，他曾看見這書，以為即原書之抄本了，因為賴氏本中所有的，尚多為別種有名的譯本和Z寫本中所沒有的。Z寫本之原本據說是在托雷多 (Toledo) 地方。但拜內戴拖教授曾詢訪之，絲毫未得下落。這原本未發現以前，米蘭鈔本必須以謹慎態度接受之。

關於Z寫本怎樣發明的，我們必須加以說明。前幾年，佛羅倫斯市 (Florence) 義大利國立 地學 委員會委任拜內戴拖教授編輯一新式國製新版馬哥孛羅遊記他遊歷全歐洲研究所有已

經知悉的各種寫本。如有可能，亦得發明新的別種寫本。他一共總走了五十多個圖書館，他發明許多以前人所不知的馬哥孛羅遊記寫本。

拜內戴拖之工作甚爲困難。氏依照新發現各種寫本見地，來從新考慮馬哥孛羅遊記原文問題。他的工作結果，爲發刊所有各種寫本中最著名之地學會本。（法文寫本第一一一六號）校訂謹慎，前所未有。比照所有最知名之版本。他在每頁原文下面，把賴麥錫本，Z寫本，和別的本中多出的各節，依其原文錄出，又有幾處不同的地方亦爲標出。

拜內戴拖大作僅印三百部。那些不能見到他的書的人，可以參觀潘策爾（Penzer）君最近重印約翰福郎頓（John Frampton）孛羅遊記譯本導言，在那裏潘氏把拜內戴拖的許多結論作一提要，極明白而又詳盡，（一）在這地方我祇把這件奇事極約略的說點罷了。

（一）馬哥孛羅之最高貴，最有名旅行記及尼哥羅康梯旅行記（The Most Noble and Famous Travels of Marco Polo, together with the Travels of Nicolo de Conti）約翰福郎頓在女皇額里沙白時之譯本，有潘策爾之導言注解及附錄，導言六十面，正文三百八十一面。一九一九年出版於倫敦市亞哥奴忒印書局。（The Argonaut Press）

有名之格里高爾 (Gregoire) 系統諸寫本皆淵源於已散佚之法國義大利某原本。這系寫本叫 FG (法文系統) 爲法國鮑梯及英國玉爾兩種翻譯之原本。拜內戴拖在他的刊本中，並未利用他，在那時候他不用他的理由似甚充足。

他的精刊本發行以後，拜內戴拖把法國地學會本翻譯出來，並把別種寫本所多出的最要緊各節亦皆加入。當他寫他的義大利文譯本時候，他時時去比較法文系統諸寫本文句，爲他刊本上所未言及的。今此本爲阿爾多利治先生 (Signor Aldo Ricei) 自拜內戴拖教授之近代義大利文譯本譯成英文者。利治先生譯完這書後，不久就死了，良爲可惜。他的英文翻譯，鄙人自己曾商酌拜內戴拖教授核對過了。

Z 寫本對於馬哥孛羅遊記所增益的特別重要幾條，可舉出如下：

(1) 在本書第七十二面 (中譯本第九二九三面) 有一新章講益柯古里斯坦 (Icoguristan) 和他的都城哈喇卓柯 (Carchoco)。這就是畏吾兒古國和哈喇火者的故墟。

(11) 在本書第二六一——二六三面 (中譯本第三三三——三三六面) 有一段長的譯

文，從Z寫本摘錄下來的。（見拜內戴拖刊本第一五八面）這段敘說福建省一種人民馬哥孛羅相信他們是一種奇異派基督教徒。伯希和君在一九二九年正月號專家雜誌（*Journal des Savants*, January, 1929, p. 42）上關於拜內戴拖刊本有一短篇評論。伯希和謂此節無疑的指摩尼教徒而言。摩尼教徒在福建省人數極多。直至十七世紀初（明末）尙未完全消滅。

（三）本書第三〇一、三〇二面（中譯本第三八七、三八八面）關於八羅孛國有一段從Z寫本錄出。（拜內戴拖刊本第一八三面）此段又可成爲馬哥孛羅遊記記載確實，一個新證據。這段裏有句云「還有，每一星期裏的每天，他們說有一個不祥的鐘點。他們叫作忌刻（*Choiach*）。譬如他們在星期一是半修行時，星期二是一修行時，星期三沒有。每天都如此，全年這樣過。『忌刻』（*Choiach*）字之來源鄙人無從探討。但這迷信，直到於今，尙保存在八羅孛地方。土人叫做拉古喀臘姆（*Ragu, Kalam*）。每天各種時候和馬哥孛羅所記的完全吻合，我從八羅孛地方的某紳士打聽得來，那些時候是如下：星期一、上午七點三十分到上午九點。星期二、下午三點到下午四點三十分。星期三、正午十二點到下午一點三十分。星期四、下午一點三十分到下午三點。星

期五、上午十點三十分到正午十二點。星期六、上午九點到上午十點三十分。星期日、下午四點三十分到下午六點。在Z寫本裏這一段的拉丁文是這樣子的『Item pro qualibet di in ebdomade dicunt erse unam horam infelicem que uciacham (sic) quam appellant choiach……』(煥案，漢文譯義就是還有他們說，每一星期裏的每天，有一個不祥的鐘點。que uciacham 這個他們叫做「忌刻」(choiach,)在賴麥錫的義大利文譯本裏，這一段是這樣子的『Item per ciascun givno della settimana hanno unhora infelice, gual chiamano choiach……』(煥案譯義同上)賴麥錫並未把 que uciacham 兩字譯出。所以這是很可能的，不祥鐘點的原字是像 uciacham 並不像 choiach。毛耳(Moule)君謂 que uciacham 是在Z寫本的先前本裏，代表一個未曾完全抹去的近代某種文字的錯誤。達羅毘茶(Dravidian)語稱不祥鐘點為喀利浦喀爾(Karippukal)。塔密耳(Tamil)或瑪拉亞林下級社會人讀這字成為喀樞喀(Kachukka)。喀利浦的譯義為調解一切惡魔之行動云。

(四)第三八九面第十八行(中譯本第五〇一面第十一行)起，『但是我要先告訴你們



俄羅斯的幾件事情，我方纔忘記講的……』繼續下去到三九二面第十八行（中譯本第五〇五面第二行）『……他們的小零找是用貂頭。』（拜內戴拖刊本第二二三三、二三四面）是一段奇怪的增補，爲地學會刊本俄國章所無者。

鄙人未得親見利治先生這次英文翻譯所用的義大利文原譯本。但鄙人曾和拜內戴教授互相函問，得知義大利文原譯本和這次英文翻譯有幾處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各種事實的錯誤。拜內戴教授爲記述真確起見，把這些錯誤在他的譯本內完全改正了。鄙人曾勸導他在這些地方允許鄙人仍舊沿用原來的文字。爲要保存原本真狀起見，無論他怎樣錯誤，不可加以竄改，但我同意把第八面（中譯本第九面）所載的年代，法文寫本第一一六號所記的一二六〇年改作一二六九年。因爲一二六〇年歷史上完全不合也。第三面（中譯本第二面）上一二五〇年雖或爲一二六〇年的錯誤，但仍存留，蒙古歷代大可汗的名字和世系，也有許多這類的錯誤，例如第八十三面（中譯本第一〇七面）成吉思汗以後繼承蒙古大帝國歷代君主名單中錯誤甚多。由成吉思至忽必烈諸君主的正確名單如下。成吉思一二〇六——一二二七，窩闊台一二二七——一二